

垂釣者與路過的人—談湯皇珍「我去旅行八：智者在此垂釣」

作者：李秉原 發表媒體：洪建全基金會覓空間

發表日期：2009/09/23

全球化的時代，當代藝術也漸漸邁入速食化、裝飾化、市場化。我們不再想要複雜的思辨來折磨大腦，普普藝術以降說明了現代人要的很簡單：不要說這麼多，給我最直接的物質歡愉！看著人滿為患的皮克思展覽，我們是否已經不歡迎複雜的、需要大量閱讀類型的當代藝術了？

所以當湯皇珍說：「我的作品無法跟我的生命分開」，在這個時代，以這樣的創作態度顯得更加珍貴。當一個人的創作是她自我生命的呈現，可以想像它絕對不只單一層面、它多麼需要觀者的用心與時間閱讀。而試圖說明這樣的作品似乎也變成一件困難且冒犯的事。所以湯皇珍的作品永遠這麼複雜難懂，畢竟，你如何能清楚說明一個人的生命？因此，此篇文章無意評論，只能嘗試將筆者自己的感受寫下與各位朋友分享。

你是否願意聆聽？

九月在覓空間展出的「我去旅行八：智者在此垂釣 紀錄展」是湯皇珍於今年4月在高雄豆皮咖啡館所作的行動藝術表演記錄。她將豆皮的一隅隔成一間密室並進入密室裡，牆外的你聽見密室裡傳來一個模糊的旅行故事，從高雄、到台北、到威尼斯...，如果當時你人在現場，你會覺得她好像在對你訴說，又好像不是；你只能看見湯皇珍手上的DV呈現出來的零碎畫面，畫面自成一個故事，好像跟聲音沒有關係，雖然你明明知道是同一個人讓你看跟聽；牆內的湯皇珍看不見也聽不到外面觀眾的反應，甚至她不知道到底有沒有人人在牆外聽？

「智者在此垂釣」起自於一個印象：一個釣者的喃喃自語。他是說給路過的人聽？還是說給自己聽？湯皇珍在咖啡店裡重構了這個情境，在表演的當下，許多反應同時發生：有人認真聽、做筆記；有人聽一下便不耐煩地離開；更多的是自顧自地喝咖啡、吃飯、聊天，根本不理會正在進行表演的客人。然而不管他們願不願意，他們跟湯皇珍的「關係」都已成為這個作品的重要部份。

行動藝術不同於表演，雖然它也是表演給觀眾看。表演是一種安全的觀看，觀眾跟舞台有一道看不到的牆，表演者與觀眾有默契地共同遵守這項規定，將舞台成為一個特殊的場域，以便觀眾安全地專心觀賞戲劇。行動藝術則不同，它是以「藝術」之名，將整個表演現場的所有一切通通「作品化」的力量。它的重點不只是表演的內容本身，更是在「關係」—觀者如何回應表演者—上。因此我們應該這樣理解這個作品：它是在表演的那個當下，在那個場域裡的所有人之間的總和。

然而如果我們將表演現場分為「牆內」跟「牆外」，弔詭的是這兩者之間溝通的關係是片面的、不連續的、有誤差的(表演所謂的「看不到的牆」被實實在在地做出來了)。牆外的我們無法完整掌握牆內人要表達的—因為聲音與影像的錯置；牆內的表演者更像是自言自語，她根本無法跟觀眾溝通。溝通的困難與關係的斷裂，是這個作品的最鮮明的特色。如果溝通永遠無法達到目的，為何還要表演？如果你永遠只能接收片面訊息，為何還要觀看？看著湯皇珍的作品，讓我不自

主地想到電影台的港片，其實片中人物的國語都是配音的，字幕也是重上的(取消港式口語字眼)，除了影像之外，聲音跟字幕都不是原始的版本，這轉換的中間失去多少原意？也許我們已經身處在許多錯置的環境而不自知吧。

一場「私密」的「表演」

「完全地溝通是不可能的」，湯皇珍這個作品突顯了這點。然而人們還是需要溝通。因此在這場表演中，試圖努力理解溝通的人、嘗試後放棄的人、甚至一開始就不願意溝通的人，都成為一幅幅作品裡的浮世繪。一個智者在此垂釣，你是否願意駐足聆聽？你是否覺得有意義？是否有辦法理解？這場表演觸碰了表演的最根本問題：當完全的理解與溝通是不可能時，表演是為了觀眾還是自己？如果是為了自己，那是否還需要觀眾？如果不需要觀眾，是否還叫做「表演」？

所以在密室表演便凸顯了這樣的弔詭：對演員來說，表演是一種「半控制」行為，演員要假裝看不到觀眾，將自己完全投入一個情境中，一個角色裡；但是他也不會是完全地投入，因為他知道有觀眾正在看著自己。如果表演同時具有投入與抽離兩種性質，湯皇珍的密室就更加強了這種矛盾性—當一堵牆阻隔了觀者與表演者，表演者不用假裝看不到觀眾，她真的看不到了。因此在密室內表演變得私密化，但是表演的同時時，她知道外面還是有「看不見的觀眾」。在這種既私密又公開的情境裡讓表演這件事變得模糊起來：當湯皇珍努力地表演，讓觀眾聽到她的聲音，看到手上的DV畫面的同時，她會不會也只是在對自己訴說？表演的時候，我強烈地感受到這種錯亂。

有趣的是在表演現場，觀眾所能掌握的只有「牆外」這邊的片斷；而在覓空間這邊的記錄展，觀眾則是跟藝術家在一起，只能看到「牆內」發生了什麼事。湯皇珍故意分別在表演與記錄場合呈現不同的層面，如現象學方法—觀察一件事物不同角度的現象來試圖掌握其本質—從不同的面象來理解同一件事情，也許我們兩者都要參與才能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；也可能她就是要提醒我們本質本來就是不可理解，在那個當下發生後便飛快地流逝。

有關旅行的種種思考

如果我們光從內容來看，湯皇珍在牆內說的是一個旅行的故事，但這不是現實的一次旅行，而是許多次旅行記憶、串連許多城市的居住記憶的混合，你聽著湯皇珍說著在高雄漫步到豆皮的路上，一路卻途經愛河、威尼斯、三峽、台北、基隆...；一下訴說著風景，一下又很後設式地解釋她的表演，甚至乾脆不講話開始唱著歌敲牆壁...，這是一個破碎的故事，也沒有一個所謂的結尾，總是在表演時間到了就戛然而止，沒頭沒尾。黃建宏老師在座談的錄音中說到，這樣的破碎、開放、多線的敘述方式很像電影手法。換句話說，雖然這些話語跟我們看到的影像脫節，但是這些話語的影像感本身就非常強烈。湯皇珍回應說，因為她都是用空間來記憶過去，因此她說出的回憶有很強的空間(視覺)感。

我們跟著話語旅行，卻受到間接的溝通方式、破碎的敘述、以及脫節的畫面所干擾，我們被龐大的零碎訊息所淹沒，猶如當代社會的資訊轟炸；然而這些零碎組合起來的東西，恰恰好很像我們「回憶」的方式，一件記憶同時引發許多記憶一同襲來，有點像詩、有點像夢遊。因為是夢遊，所以沒有結局，只有戛然而止的脫離。

湯皇珍的「我去旅行」系列創作是她生命歷程的呈現，我們不只要將「我去旅行八：智者在此垂釣」視為一個單獨作品，

它更是「旅行系列」整體的一部分—猶如個別的旅途之於人生歷程。很多藝術家將旅行做為尋求靈感的過程或是生活的方式，但湯皇珍是認真地用「旅行」來提問「旅行的本質」。

我們都需要旅行、也愛旅行。過去人們沒有旅行的問題，除非有什麼不願意，他們可以在一個地方老老實實地待一生。所以「旅行」也許是種文明病，無法被根治。我們為何需要旅行？是否每天重覆的生活麻痺了我們的感受，因此每隔一段時間我們需要離開我們熟悉的人、事、物，然後再回來。卡爾維諾的《看不見的城市》中有一個城市，只有旅人才能看見這個城市建築美麗的雕刻、華美的街道，一旦旅人居住了一段日子，就再也看不到這個城市的美麗細節，他們必須要再離開，成為旅人，再回來，才能重新再看見。

有趣的是，我們都需要旅行，但是我們都嚮往有個家。「家」是旅行跟流浪之間決定性的差異—旅人有家可以回去，流浪者沒有。因為我們有家要回去，所以旅行一定有開始，也有結束。流浪者沒有家，旅人則永遠是個過客，因為他的歸屬不在這邊。我們都渴望建構一個屬於自己的家，但是隔一段時間還是要讓自己出去玩一玩「喘口氣」。旅行似乎無法真正解決我們生活的困境，不然我們不會一再地需要旅行，它是慰藉還是解藥？旅行是種逃避嗎？我們可以不靠旅行來面對我們的生活問題嗎？

湯皇珍說，我們需要旅行也許是因為我們期待意外，日常生活重覆而乏味，旅行中卻有許多無法掌握的種種驚奇、刺激等著我們去體會。我們抱著期待意外的心情去旅行，希望一趟旅途可以擴展我們的視野、體驗不同的人生、遠離工作的壓力...。但是我們知道我們遲早一定要回來，異鄉不會是故鄉，我們也無法一直活在刺激與意外中。也許人生就在旅行與回家之間，來來去去中徘徊渡過...。

以上是筆者對湯皇珍這次旅行做的種種思考。「我去旅行」中每個系列都像是長篇詩的一小節，據說她將總共做10個「我去旅行」系列，第10個將會是這首長篇旅行詩的終點。我想人生何嘗不是一個漫長的旅途？相信在這10個旅行結束之後，無論將來身邊的聆聽者是多是少，湯皇珍還是會持續地訴說、繼續地旅行下去...。